

庄 稼 地

杨文安 著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 成 都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庄稼地 / 杨文安著. —成都 :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6.1
ISBN 978-7-5643-4423-8

I. ①庄... II. ①杨... III. ①回忆录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91876 号

Zhuangjiadi

庄稼地

杨文安 著

责任编辑	邹蕊
特邀编辑	颜燕
封面设计	米迦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四川省成都市二环路北一段 111 号 西南交通大学创新大厦 21 楼)
发行部电话	028-87600564 028-87600533
邮政编码	610031
网址	http://www.xnjdcbs.com

印刷	四川煤田地质制图印刷厂
成品尺寸	170 mm×230 mm
印张	15
字数	237 千
版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
书号	ISBN 978-7-5643-4423-8
定价	48.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 028-87600562

自序

我的家乡山东省沂源县李家坡村，是一个偏僻的沂蒙山区小山村。祖先于清朝末年从沂水县逃荒要饭来到这里，至今已有一百三十多年的历史，在这里相继繁衍了七代人。随着时代的变迁，七代人各有不同的人生……特别是父亲的一生，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在无数个难关面前，历经无数次考验，矢志不渝，终究创下了不朽的功绩。我沿着父亲走过的道路，秉承父亲遗志，继承父亲的事业，薪火相传，继续为党和人民做出应有贡献。多年以来，我就一直在想，能否将我和父亲一生走过的创业之路，通过回忆记录下来，相传于后世。但是由于我一直忙忙碌碌，没有实现这个愿望，深感遗憾……终于因为儿子工作的原因，我们举家迁入成都，闲暇之余，为使命所催，以老朽之躯，奋笔疾书，秉烛记叙，望古稀之年能成夙愿，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个家族史记，给自己留下一份慰藉。

浅薄和不足之处，敬请指正。

杨文安

2015年10月

目 录

第一章 求生存	1
第二章 足下路	10
第三章 立足荒山	21
第四章 白手起家	30
第五章 步步登高	34
第六章 家大业大	47
第七章 爷 爷	54
第八章 父 亲	69
第九章 抗日战争	83
第十章 解放战争	91
第十一章 土地改革	94
第十二章 走集体化	98
第十三章 “大跃进”	101

第十四章 治水造林·····	105
第十五章 民生事业·····	108
第十六章 造福千秋·····	113
第十七章 “文化大革命”·····	122
第十八章 热血最终·····	143
第十九章 我的童年·····	150
第二十章 半耕半读·····	154
第二十一章 高中学业·····	160
第二十二章 教书育人·····	165
第二十三章 村级事业·····	176
第二十四章 农业学大寨·····	182
第二十五章 发展养猪·····	190
第二十六章 乡办企业·····	201
第二十七章 改革开放·····	218

第一章 求生存

清朝光绪年间，公元 1877 年农历三月初六清明节，庄户黄历，逢六是吉祥顺利的日子。旧风俗习惯，出远门办喜事必须选个三、六、九……家族杨氏一家三口人，借清明节（农历三月初六）这个日子，动身起程、背井离乡，远去寻找一个隐蔽的山旮旯儿藏下身，以安下心，老守田园，种地谋生过日子。

家族上大老爷爷、二老爷爷亲兄弟俩，早年失去父母双亲，二人孤苦伶仃，相依为命……在饥寒交迫的年代里，他们经常遭到匪徒恶棍的骚扰，过着动荡不安的日子。大老爷爷再过两年就是三十岁的人了，眼看就要快大半辈子了，这年做梦也没想到，娶来了个年富力强、能说会道的女强人——大老奶奶。二老爷爷年龄也不小了，只因为家境贫寒，少爹无娘，失去关爱成长，这年仍是“小光棍”一条。

农历三月初六清明节这天早上，天还不亮，周围邻居兄弟爷们都还

序

在没过完的夜梦里蒙头大睡，可那只没舍得卖的报晓老公鸡却“喔喔”地叫了起来！报晓老公鸡这一叫，把今天早已准备起程的杨家三口人叫醒啦……

大老爷爷双手攥着钩担，挑着一担“破筐头子”，一头是小锅、碗、瓢和一些路上要吃的煎饼、窝窝头，另一头是大老爷爷和大老奶奶睡觉的棉被和衣裳。二老爷爷用了一张刨地的镬头，背着他自己的铺被和破烂衣裳。大老奶奶伸手从鸡栏里把那只专门留在身边“打鸣报晓”的老公鸡逮住，双腿并拢绑起来，摁到提篮子里，左手用提篮子挎着这只老公鸡，右手拄起一根推磨用的“磨棍”。

在天亮前最黑的那一刻，大老爷爷挑着担在前头，二老爷爷背着背裹在中间，大老奶奶挎着篮子在最后，三个人一个跟一个，轻手轻脚，无声无响地走出院子门口。走在最后的大老奶奶走到院子门口，转回身来伸手把门口的寨门子关上，关好寨门子后，她直起腰、抬起头，两眼望着分别离去的“家园”，便把头一点。

大老爷爷和大老奶奶两人在还没动身起程的时候，着急地觉也睡不好，饭也吃不下……可真动身起步了，又觉着不是滋味，两人双眼里都

舍上了止不住的泪水。走出院子门口，刚到庄边，最前头的大老爷爷便猛然停下脚步，放下担子站住，转回身去，擦了擦挡住视线的泪水，望着养育了祖祖辈辈的故乡，左看了右看，忍不住感叹：“故土难分，留恋不舍啊……”

大老奶奶望着大老爷爷留恋不舍、泪水成河的样子，她也停住步，挥动胳膊，擦眼抹泪，泣不成声。

二老爷爷啥也不考虑，只有一个念头，说走不住下，等的有点着急了，向前伸手拽拽大老爷爷的衣襟，又转回头再拽拽大老奶奶的衣襟，道：“哥哥、嫂子别难过了，趁天早还不亮，咱们走，谁也看不见，谁也不知道，多好啊！”

从庄出来不远，天就亮了，春风拂面，一片生机，路边杨柳争相吐絮，小溪的水流发出潺潺的响声。背上背着铺被的二老爷爷，还穿着过冬的破棉裤、老棉袄，上边是明一片，暗一片，棉袄的肩膀和袖子上已经绽放出白色的花朵。他累得张口喘气，满头大汗，歪歪扭扭跑到了大老爷爷的前头。

突然间，从空中传来了春燕的叫声。二老爷爷立即停住步，仰脸朝

唐

天，望着空中飞来飞去的春燕。“哥哥嫂子快看啊！燕子从南方飞来啦！”

二老爷爷连声大喊。

大老爷爷不慌不忙地解释：“这燕子嘛，别小看它，虽然是只小小的鸟儿，但是它比人能（聪明）得多，可以走南闯北。每逢秋天一到，天气凉了，飞去南方过冬，待来年北方暖和了，它早不来，晚也不来。就在清明节这天来，所以，今天是清明节，它就按时回来啦。”

今天是起步行程的第一天，二老爷爷低着头，一个劲地向前冲，两位老人跟在后边紧追紧赶，只顾向前赶路，也没顾得歇一歇，一个早上就到了离家二十里（1里=500米）外的孟家屯庄。

孟家屯临近大路边，在一片偏坡上，是个有着二三十户人家的小山庄，站在路边朝下望去，上高下矮，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整个大小住家全是一片旧草房，多数房屋院墙都是残垣断壁，屋顶窟窿朝天，院子内杂乱不堪，好像已经很长时间失去了人烟。今天是清明节，居然都关门闭户，冷冷清清。虽然都关门闭户，但是，为了清明这个传统节日，家家户户院墙门口和屋檐上，都插着新鲜的柳枝和松枝。

今天本是清明大节，各家各户应该老少一堂，拜祭祖先，但是，为

了躲避匪徒恶棍的侵扰，乡亲们纷纷撤下家园，爬到山上围子（山寨）里避难去了。院墙门口和屋檐上所插的柳枝、松枝，全是清明节前几天，偷着来家插上的。这里白天很少有人在家，即使家里有人，也是刚从山上围子里下来，趁着大白天“匪徒”不来的时候，抓紧做点吃的东西，在黑天之前，带上山去。

春天是播种的季节，一路的山坡田野里，从未看见春牛耕地和劳作的庄稼人。每要路过一个大庄或是一个小庄，都是一样，鸡不鸣，犬不叫，一片冷清凄凉。

杨氏一家人，劳累奔波，忍饥挨渴行走了一天，眼看夕阳接近西山了，在不远的前头，就是离家八十华里路的崖庄。大老爷爷望着前边的崖庄，又偏头看了看靠近西山的太阳，对着大老奶奶和二老爷爷吩咐：“咱们走到前头这个庄，早也罢，晚也罢，咱也不走了，在这个庄里顺便找个地方住一宿。如果再往前走，天黑了，遇不上庄怎么办？那真就是常说的那句话，‘过去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啦’。”

二老爷爷听了大老爷爷的吩咐后，坚持迈开大步，又跑去了最前头。三个人在太阳的追赶下，紧步慢步奔向最前边的崖庄。没一阵子来到了

唐

崖庄的庄边路口上，到了这里停住步，二老爷爷累得把行李往地上一扔，一屁股坐了上去。两位老人看着二老爷爷一屁股坐下了，两个人也不紧不慢地把身上的行李放下，大老奶奶伸手从路旁捡一块薄石板递给大老爷爷坐下，她自己也找了干净地儿一块坐下。

此时的太阳快要钻进山，光线变得十分暗淡，风一吹，有点寒凉。三人静静地坐在这里，望着眼前人地生疏的一切，呆呆地发愁……

突然间，从庄里的大街上迎面出来了一位中年男子，胳膊上挎了一个提篮子，篮子上用包袱蒙着，里边盛着今天下山来蒸的窝窝头，他急匆匆从庄里出来，趁天不黑抓紧爬上山。大老爷爷三个人亲切地望着这位中年男子，快到跟前时，笑脸迎上去。“你这位大哥，天不早了，去哪儿啊？”大老爷爷问。

眼前的这位中年男子抬头一看，发现是些陌生人，他怕耽误时间，不带理睬的，把头一低，撇开三人便走开。大老爷爷急忙赶过去，苦苦哀求道：“大哥啊，我们是出来逃荒要饭的，到了这里遇上天黑了，实在没办法，麻烦你打听找个地方住一宿吧？”

大老爷爷的话说完，那人假装没听见，照常还是侧着身子要走开，

但是，在大老爷和大老奶奶两人的一再哀求下，他也推辞不过去了，有些敷衍地说：“俺这庄很大，房子很多，想找个地方住宿很简单，每到下午人都上了山，房子都闲着，有好的，有孬的，有大的，也有小的……你们想住什么样的，就住什么样的。”

中年男子的话刚落，大老爷爷望着他，谦逊恭谨地说：“大哥，我们不需要住好的房子，能挡住风、藏住头就可以啦！”

在二位老人的一再“低声下气地”求告下，中年男子只好定了定神，把眼皮一眨，慢慢转回身，抬起头，用手指着通往庄里的大街，便说：“你们顺着大街往里走，别拐弯，走不远，在大街一旁有两小间破草房闲着，先进去住一宿吧！不过，你们住下后，晚上可千万别弄出动静来，万一土匪今晚上到这里，听着里边有人，把你们裹了去怎么办……”

大老爷爷听后，立即插嘴：“大哥，这里天天晚上来土匪吗？”

中年男子把眉头一皱，两眼直望大老爷爷说：“哎……我们住的这个地方，就在土匪的窝根里，他即使今晚上不是专门来，也会从这里路过，我自从懂事到现在，从没听说过土匪在这里绝了种。听老人传说，很早以前就有土匪，这里刚出现土匪时，那个时代的人都还很憨、很傻，一

唐

个土匪只用一根长细棍子就能赶着一大帮被裹的人，就像撵了一群牲畜一样。”

他稍停顿了片刻，又说：“那时候，大白天人在推碾，看见土匪来了，立即蹲下，蹲在碾盘的碾道里，拾起推碾的簸箕扣在头上，只要挡住脸，土匪到了跟前，大声喊‘有人了吗？’簸箕底下的人说‘没有啊’，他一听说没有，也就不在意，乖乖地就走啦。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你只要让他逮住，他绝对不会放过你，把你折腾得倾家荡产不说，甚至连小命也不一定保住。”

中年男子还在想往下说，但是，胳膊上挎的提篮子很重，站的时间长了有点累。于是和大老爷爷、大老奶奶说：“天不早了，我也不能再和你们聊了，山上的人都还在等着我呢！”他边说，边抬腿起步，大老爷爷上前紧紧握着他的手，连连点头：“谢谢大哥！”

三个人遵照这位中年男子的嘱咐，急忙来到了这两小间草房子。这两小间破草房子是很早拦羊的羊圈，羊早就没有了，房顶一半露着天，既没有门，也没有窗，只有两个大窟窿，里边不但又潮又闷，并且还有人的大小便，臭味直呛鼻子……二位老人在靠墙根不露天的地方，用脚

踢了踢地上的乱杂脏物，把带来的这些行李放下后，三个人背靠着背坐在了二老爷爷背来的铺被上，稍微喘口气，放松，歇一歇……

一坐下，二老爷爷就问起大老爷爷：“哥哥，刚才听那人说，这里每到晚上就来土匪，土匪为什么大白天不来，光晚上来呢？”

大老爷爷说：“土匪都是咱本地人，他大白天来，怕有人认出他来……”

二老爷爷紧接着又往下问：“要是土匪今晚上真来了，把咱裹了去怎么办？”

大老爷爷眉头一皱解释：“兄弟啊，天这么晚了，咱上哪里去。再说，这房子在土匪的眼皮子底下，破屋露天也不像有人住的样，突然地这么一晚上，他也寻思不到里边有人啊！咱今晚让他兔子枕着狗蛋睡——来个大胆的！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也是听天由命啊！管他呢，咱今晚上和他‘藏个猫’吧……”

大老奶奶稍待了一会儿，把篮子里老公鸡放出来，老公鸡双腿并拢捆绑了一天，放开后，双腿麻得不能站，只能趴在地上，闪动着两只眼睛一动也不动。这里夜幕已经降临了，空中也闪烁着眨眼的星光，弯弯

庄

的月牙悄悄地挂上了半空，夜空一片寂静。

大老爷爷和二老爷爷一人拿了一个碗，迎着凉风，不声不响地摸着陌生路，到庄里找口水喝。结果跑遍了整个庄，也没找到，最后只好跑去庄边的小河。到了流水的河边，一人舀起了一大碗流淌的河水，对着嘴“咕咚”“咕咚”地喝起来。两人喝足之后，舀满两碗水，一碗递给大老奶奶喝了，另一碗，三人晚饭吃干煎饼、柴窝窝头的时候，谁要噎着咽不下去，就喝口水冲冲。三人就着一碗河水，冲着吃了顿饭。

晚饭后，三人肩并肩排在一起，后背倚着墙，伸开腿坐在地上，用一床被子盖住腿。屋顶、门口和窗口的三个窟窿都透进光来，光里伴随着阵阵凉风。三个人虽然劳累困乏，但是都不敢合上眼皮，只能强睁着眼睛，直望着门口的大窟窿，那颗悬着的心，始终跳个不停，随时准备面对和应付“厄运”的降临……

果不其然，突然，静谧的夜空出现了不平静，从遥远的方向传来隐隐约约的嘈杂声。响个不停的嘈杂声时起时伏，步步逼近，时过不久，匪徒便由远而近进了庄。当匪徒路过这两小间破羊圈时，脚步声、气喘声，还有咳嗽声……听得一清二楚。这时，羊圈里的三人，吓得“三魂去

了两魂半”，气也不敢喘，浑身冒大汗，差点吓得尿了裤子。

这种惊心动魄的场面，持续了将近一袋烟的工夫，后来，这一连串的声音，随着风渐渐地离远了，只有走后留下的烟尘暴土还在夜空里随风荡悠。紧接着，夜空又慢慢地恢复了它的平静。

大老奶奶抬起头，侧着耳朵，静静地听了听，外边确实没动静了，她心里才一块石头落了地。便仰起脸，面朝天，唠唠叨叨地念起来：“多亏了老天保佑，免去了这场灾难，保住了我们全家的平安……”大老爷爷接上话说：“今下午那个人和咱说，土匪经常从这里路过，今晚上到了这里没停步，肯定是从这里路过啊！”

今晚上虽然幸免一难，但是，以后的路长长，夜漫漫，谁知道还会遇到些什么啊！那些“无处不在”的惊险，令充满忧虑的大老爷爷和大老奶奶难以入睡！

杨氏一家人在漫长艰难的路途上，受惊吓，挨饥寒，碰上有人烟的地方讨口饭吃，到合适的地方就停停，就这样，风餐露宿地度过了六天，到了农历三月十二这天，到了现在赵家坡的一个自然村——吴家坡。那时候这里只有一户人家，单门独户，户主姓吴，这个地方是一面平坡，

店

所以起名吴家坡，后来都叫成“无拈坡”。

到这里的当天，太阳偏西了，三人已经走了大半天，到了这里的时候一步也不想走了，二老爷爷便问大老爷爷：“哥哥，咱现在走得又累又渴，正好碰上了有人住的地方，咱能不能在这家门口稍停停，歇一歇，去这家找点水喝了再走啊？”

“行啊，擦锄磨镰不耽工，那咱就歇一歇，找点水喝再走。”大老爷爷道。

三个人在这家大门口停下，大老爷爷和二老爷爷在这家大门口石台上坐下，大老奶奶拿着碗一步迈进了这家大门口，站在院子中间，“大娘啊，俺找您讨点水喝啊！”大老奶奶道。

稍待了片刻，从北屋里出来了这家最大的长辈吴三（排行第三，人称吴三），手里提着一把烧水壶，微笑着迎上大老奶奶来。大老奶奶端着碗把胳膊一伸，吴三给大老奶奶倒满了一大碗，大老奶奶双手捧着这碗热水稍微凉凉，吴三很客气地站在一旁等着。大老奶奶喝完了后，道：“大爷啊，麻烦你再我倒上一碗，您的大门外还有两个人在等着要喝水呢！”

吴三一听，大门口外还有两个等着要喝水，他立即赶到大门口，面

朝大门口外，大声咋呼：“外边风大有暴土，快到我屋里喝吧！”

热情的陌生人吴三，笑脸把三个人迎进了他的北屋——老两口的住房里，里边烧火做饭，吃饭睡觉，“锅台”就是吃饭桌子，“炕沿”就是座位，整个屋被烟熏得黑不溜秋，到处是灰尘。吴三安排老伴找来几个座位，让三个人围着锅台坐下。随后，水壶里又烧上水，锅台一圈摆上碗，水开了，一碗碗冲满，吴三和老伴亲切地让三个人边休息，边喝水。

大老爷爷喝着水问起吴三：“大爷，你住的这个地方，很平展也很宽敞，就是你自己独一家吗？”

吴三说：“这里只有我自己独一家，我来的时间还不长，才三辈子，我是第一辈子，下两辈子，一个儿子俩孙子。”

吴三话落，紧接着问起大老爷爷：“你们是从哪儿来的，上哪儿去啊？”

大老爷爷对吴三解释：“我们这三个人是一家，是出来逃荒的。俺家离这里很远，这个年头，我们那里地痞匪徒太多，干扰得我们过不下去……所以我们出来想找个山旮旯儿藏下来，安心过个太平日子。结果出来到现在已经五六天了，也没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安落下。”

序

吴三听了后，心神已定，便在想：“我这里地方很宽敞，就我自己单门独户，冷冷清清，太孤单了，要有个邻居做伴——多好啊！”他想到这里，于是忙问大老爷爷：“兄弟啊，你想找个什么合适的地方啊？”

大老爷爷紧接着说：“无论什么地方，条件孬与好都是暂时的，以后全靠自己创造……”

还没等大老爷爷的话说完，吴三忙插嘴：“兄弟，你看，我住的这个地方，地形很平坦，土质也不错，光照也很好，从早到晚没有挡着太阳影子的地方，只要雨水充足，什么样的庄稼都能长。待你歇会儿后，到我院墙外转转看看，你要觉着合适的话，就在这里安落下，咱们做个相好的邻舍家，多好啊！”

大老爷爷听了后，仍然在沉默，条件孬好不是主要的，这个年头最担心的是土匪、恶棍的骚扰。于是，他赶紧问吴三：“大爷，您这里土匪来得频繁不频繁啊？”

吴三盯着大老爷爷说：“咱这里不能说没有，在很早的时候就有，总的来看，这里来的还是少，因为土匪大部分都出在南乡费县一带，离这里百多里路，当晚一般来不到。为什么土匪都出在那里呢？听说那里

全是山，山高入烟稀，那里的人很少和外界接触，好像都有野性。再说，干这一行也是跟着学，怕传染啊，所以，土匪都出在那里。总的来说，咱当地还没听说有，到以后有没有咱就不敢说啦。”

吴三和大老爷爷边说边聊，大老奶奶坐在一旁，劳累了这么长时间，又困又乏，已经迷迷糊糊睁不开眼了。二老爷爷早就低着头，双手捧着额角，“呼噜”“呼噜”大睡了。吴三望着大老奶奶和二老爷爷累成这个样子，对大老爷爷说：“看，你们都累了，天也不早了，稍待一会儿，我安排她们把闲着的房子拾掇拾掇，留下你们住一宿。今天下午天不早了，也来不及了，到明天，你也有空、有工夫，围着我这里仔细地转转看看吧。”

大老爷爷听了吴三的安排，急忙站起身，感激地上前，握起吴三的手：“大爷，太感谢你啦！”

吴三便客气地说：“感谢什么，咱们天下穷人是一家嘛。”

他边说边走出屋，吩咐老伴和儿媳，把两间西屋乱七八糟的东西归拢归拢，腾出个空间来，地上铺上柴草，搭个地铺让大老爷爷在上边睡觉。二老爷爷的住宿他想了半天不好安排，东屋家人在里头住，实在腾不出来……最后实在没办法，天不冷了，只有把南墙根里一间盛柴火的

序

破草棚，整理拾掇了，里边的乱柴杂草难以整理，只能用脚上去踩踩，实落了之后，搭了一个屋多大，铺就多大的大地铺，让二老爷爷独自一人睡个“单间房”。

吴三一家人，就像迎接新来的客人一样，忙里忙外，光拾掇房子就忙活了大半个下午。

大老爷爷三个人累得坐在屋里，也没起坐，就在原地一动不动。

这时，天黑下来了，屋里有了黑影子，吴老太太拾掇完房子，又开始忙碌着做下午饭。大老奶奶帮着吴老太太涮锅、烧火，做玉米粥。锅灶里点着火，满屋里都是烟，呛得人睁不开眼，喘不开气。

玉米粥做熟后，吴三把灶里还没熄的火，引着点亮了那盏微弱的小油灯。灯光下，吴老太太把做好的玉米粥一碗一碗舀满，摆在锅台周围，又拿来些煎饼……摆好后，吴三和老太太拉着三人坐下，围着锅台吃，他和老伴却坐在一边的炕沿上吃。

虽然是粗茶淡饭，但是杨氏一家人很感激。从家里出来这些日子，头一回吃到热汤热水的饭。

晚饭结束，大老奶奶把那只老公鸡拴在天井的杏树上，吴老太太捧

来了一把玉米洒在老公鸡跟前，又端来了一半碗剩下的玉米粥，伺候这只老公鸡吃饱喝足了后，吴三去大门口关上寨门子，和老伴进了北屋，大老爷爷和大老奶奶随后也走进了西屋。二老爷爷吃完饭，把碗一放，早就钻进南墙根柴火棚的柴火窝里，酣然大睡了。

“走的路多，受的罪多”，杨氏一家人在艰难困苦的路途中，过着心跳不安的日子，晚上住过羊栏，睡过狗窝，想不到今天异地相逢遇上了一家善良的人家，三个人吃饱喝足了，度过了一个安危无忧的夜晚。

大老爷爷和大老奶奶躺下后，不知不觉，一觉还没醒，就被那只老公鸡的鸣啼声叫醒了。当老公鸡叫到第三遍的时候，从门缝里射进了天亮的光线，大老爷爷迎着光亮马上动身起来。他起来后，轻手轻脚地来到南墙根柴火棚二老爷爷的住处，伸头往里一看，整个地上铺了一层厚厚的乱柴杂草，真像一个老母猪窝。

二老爷爷囫囵着身子，也没脱去身上的棉裤、棉袄，鞋子还穿在脚上，那床破被子紧紧地裹在身上，连铺带盖，睡得就像一头死猪，双眼紧闭，仰脸朝天，鼾声如雷。大老爷爷进去，用手轻轻地晃了晃他：“兄弟啊，别睡了，趁早晨的时间，你和你嫂子两个人，奔个附近的住家，

唐

赶个早晨的‘饭时头’，去讨口饭咱吃。”

二老爷爷一听见哥哥的叫声，骨碌爬起来，一屁股坐在草窝上，两只紧闭的眼睛睁不开，用手使劲揉了揉，才露开了缝，但是哈欠一个不离一个……他慢腾腾地走到天井，拿起从家里带来的那根“磨棍”，大老奶奶挎上提篮子，弟嫂二人披着早上的晨光，迎着扑面的春风，奔向附近冒炊烟的住家。